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序

鄞楊氏世家在鏡川之陽小江之陰麟鳳洲之土諺曰
楊家隴鼎分爲三有東楊宅西楊宅中楊宅之稱鏡川
先生則西楊也其大父栖筠先生與黃南山以道德相
契鏡川猶得親炙之父梅讀先生通易經博覽百氏書
故鏡川又與諸弟皆傳其學年二十六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入翰林是爲景泰二年官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
府丞其學篤守程朱蓋得南山之餘緒四書五經各有
私鈔則取歐陽永叔六經非一世之書之說又采王魯

齋書疑之旨以爲九籍者初或陳編已敝斷簡已錯其
後乃出於火焚泥爛之殘餘成口傳手錄之遺誤家異
厥本人異厥傳於是聖賢之言多非其手筆之舊乃欲
盡信而悉明之其傳本之錯謬重闕而必巧爲之說委
曲求合甚或害理而傷教程朱歐蘇正之補之未盡者
寧無望於後人乎則鏡川之學其疑古者歟又觀其私
鈔解曰生其前者若王孔馬鄭當其時者若張呂歐蘇
生其後者若眞魏吳胡何啻數十人雖其學未至程朱
而其說反有勝之者豈可廢之洵夫歐陽永叔所謂以

一人之見決千歲不可考之是非欲奪眾人之所信者
矣私鈔若干卷壽鏤未之見顧全謝山稱其深造實踐
又稱其就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立異於先儒也今讀
其文集其大者如尊經閣記致知力行持敬三銘臨海
縣學記與胡憲副書黃南山墓碣銘次如農鳴醫喻醫
評與陸太守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其裨於風俗人心者
豈淺尠哉若夫立朝侃侃侍經筵啓沃尤多其言論著
於邑志傳中更可見其一斑與張主客論倭貢獻書歷
言自唐以至近代爲中國疥癬蓋知我國中之虛實山

川之險易得閒則張其戎器不得閒則陳其方物履霜
堅冰於數百年以前而孰知其禍之不僅疥癬乎先生
之言蓋窺之於微矣集既殺青因縱論之民國二十七
年四月後學張壽鏞

楊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府丞錢用
先生卒有司以聞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尙書謚文懿始
公疾革命其弟守陟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
邁六秋夫復何憾惟受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栖芸先
生未及封汝曹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
凡有關於道德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
者非極工不取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
治命曷敢當哉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歿殆十年守陟幸

遇覃恩贈先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
地下矣惟公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
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者有得焉公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卽能領
悟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
道明而德尊居家孝友立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
訓之所折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
繫也愚也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
其遺稿浩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

取議論敘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
茂仁郎中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
鈔奏議詩集今於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編輯以
圖續刻未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旣成以書來欲得序
而傳之竊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
木蕃滋華實兼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騰龍翔
變化殊態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閒則已目眩
神惑莫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
及者輒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

如求貨實於山海之間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
陟天倫爲兄恩義則師而垂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
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上恩念祖德圖聖
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尙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
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陟與茂元等尙圖所以繼
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弘治十二年九月朔旦弟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
前翰林院侍講學士守陟謹序

晉庵稿序

始余方孩嘗作吟詩聲或謂爾秀才邪則莞然而若應其後家人屢詔之曰爾作秀才卽爲吟聲如初甫能言或口授以書一二過輒成誦五齡就家塾師先大父日記數百言於是六齡而學對句九齡而學詩歌十三而學舉子業十五而學古文爾後數歲雖先大父恆謂詩文爲學者之末務不以專命余又多疾疢不獲恆學然已有作成一囊矣十九而游京師數載歸食於家亦數載皆肆力於義理之學而其隙又習所謂舉業者然於

古文詩歌亦閒作焉散逸之餘僅存數百首錄之曰晉
庵稿當是時方銳意於自昭之功而妄覲康侯之業故
號庵曰晉而因以名稿焉二十六而舉於鄉所作殊寡
明年忝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意將盡讀中祕書
博采而精擇之然後發爲文章以追古作者而性實懶
拙加以人事與私計之驅迫且僅期而以憂去矣其閒
所作亦僅數百首錄之稿末而少時囊中之作悉雲散
烏沒不復能記憶蓋棄之久矣今年春過守臈宗兄所
偶取案中一編閱之則宗兄所錄吾之少作僅什之三

四舉無足觀者既爲攸爾發笑而童稚之志與其往還之區游居之侶粗具於是又爲之喟然而興嗟況失之於數十年之前而今復得之恍然若見夫舊交故僕於流離喪亡之餘雖其人無足道亦不能不顧恤之也迺攜歸重閱焉則又歎曰是固不足觀矣然近日之作與是亦何有大相遠者乎要之均爲覆瓿物耳去彼取此何其偏也乃錄之稿首嗟夫自童而冠而壯歲月久矣自鄉而京而臺閣師友眾矣而今昔所作無大相遠者則德業之不進可知也況今重憂屢病困窮拂抑之極

神志荒耗舊殖且落其能有加於昔乎聰明不及於前
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此昌黎之所以自訟也古之人少
而騰異者長必有聞若胡致堂乳而夜啼鐙書示之則
止白太傅始生七月能展書識之無字百試不差胡文
定初能言母教以韻語兩過能記後或以道鳴或以文
顯皆可謂不朽者矣余雖不敢擬古人之萬一然其少
時亦頗異於凡兒也而今迺若此欲冀他日不與凡氓
同澌盡而無聞也難矣此余所以赧然而慚悚然而懼
惻然而永憂也雖然仲尼不云乎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斯亦不足畏也已今余年未至猶可勉而進也脂我名
車策我良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書此於集稿之首以
識余感且以見余志之有在而須後日之成何如云
天順元年龍集丁丑十一月吉鏡川子書于敬梅軒

桂坊稿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
所著詩賦銘贊序記碑誌論說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
曰桂坊稿蓋爲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
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爲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
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
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
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悴乃
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其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

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爲然衢童里婦肆口而成亦皆典麗靖深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仲舒韓愈歐陽修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以有本而然邪先生以絕世之資而生當聖明之世其氣充其學正自其少時爲科試之文已夔出流輩弱冠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讎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

儲宮歷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所學益博自六經諸
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其要而於所謂道者
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周邵程張之淵
源循董韓歐陽之渠獲其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
於行陣之間其意度閒雅如朱絃赤舄周旋於殿陛之
上其閎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瀟乎淼
乎而不可狎翫也先生所自得者非予所能知然卽其
文觀之其深且粹矣乎子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庵馬
石田皆有志於修辭矣而於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峯